

女儿香

一部有《中国式离婚》颠覆本嫌疑的社会小说
一个好莱坞式的破碎家庭大团圆的浪漫故事

葛圣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儿香

一部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小说
一部中国农村生活百科全书

张一弓 著





知 儿 香

葛圣洁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部有《中国式离婚》颠覆本嫌疑的社会小说
一个好莱坞式的破碎家庭大团圆的浪漫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儿香/葛圣洁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512-2

I. 女... II. 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755 号

责任编辑 黄建章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插图 徐捷

技术编辑 迟连柱

女 儿 香

葛圣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16 字数 19,000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8-05512-2/I·200

定价 18.00 元



葛圣洁，女，回族，市西中学高中学生，共青团员。曾被评为普陀区、闸北区优秀少先队员，上海市三好学生，全国雏鹰少年。

酷爱文学写作，曾担任少年报社小记者，先后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少年报》、《新读写》杂志、《当代学生》杂志、《少女》杂志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二十余篇。参加各类报刊、电台等组织的征文比赛，屡屡获奖。最近得奖的有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A China）《生活的准则》征文比赛优胜奖（2004年12月）和第二届联通杯“文汇学子论坛”征文大赛三等奖（2005年1月）。

2003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作品集《爱是永远的——少女的呼唤》。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
“爱情不只是一种感情，它同
样是一门艺术。”

是的，爱情是一个不断磨合、
调适和创新的过程，也是一项追
求完美与和谐的工程。

古往今来人们渴望着纯洁的
爱情，希望爱情永远“保鲜”！

—— 题 记

如 儿 香





《女儿香》通过一对夫妻间的悲欢离合，展现出当代都市家庭的矛盾现状和都市人的情感问题，以及子女在家庭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和她珍爱永恒的亲情，渴望持久的爱情，但却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绊倒。破坏性的沟通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情感危机，让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隔膜越来越厚。争执高峰时缺乏理性头脑的冲动直接成了婚姻与家庭的隐形杀手。

回首过去方才发现，对方并无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他们开始诘问自己：离婚是慎重考虑的结果吗？然而，过度自尊和含怨记恨却让他和她都不愿退步。这时候，他们共同的骄傲——聪明、懂事的女儿早已从伤心、苦闷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而且亲手为父母筑起了彼此沟通的大桥和各自往下走的台阶，并运用亲朋好友的力量进而治愈了他们的心病。

然而，他和她能了却女儿的心愿，摆脱世俗“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旧观念而破镜重圆吗？

本书中关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理念对每一个读者都会有所启迪。





人物表

刘妍媛 — ❤️ 女儿

刘志国 — ❤️ 父亲

徐 艳 — ❤️ 母亲

徐 亮 — ❤️ 舅舅

刘志国母亲

叶明辉 — ❤️ 刘志国的同事

蔡惠兰 — ❤️ 叶明辉的妻子

程佳妮 — ❤️ 刘妍媛的同学、好朋友

王 玲 — ❤️ 刘志国夫妇的朋友，程佳妮的妈妈

周 欢 — ❤️ 模特，刘妍媛的好朋友

钟景顺 — ❤️ 周欢的丈夫

张宇磊 — ❤️ 刘妍媛的经纪人、朋友

戚 颖 — ❤️ 刘妍媛的服装设计老师

序 一

叶 辛

也许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描绘第三者插足、第三者搅乱正常的婚姻、《中国式离婚》一类的题材已经令人司空见惯；也许是探讨恋爱、婚姻、家庭、伦理的作品确实是太多了，现在有一个女孩，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写了一本书叫《女儿香》，来表达她的理念和她对待这一社会现象的感受。

这个女孩就是葛圣洁，今年才十八岁，正在读高中。不过《女儿香》已不是她的第一本书了，她的第一本书名《爱是永远的》，写的也是类似的题材。从书的副名“少女的呼唤”就能看出，她是站在深表同情的立场为离异、破碎家庭的姑娘们呼唤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渐渐地察觉到校园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她们郁闷，她们消极，她们的脸上终日没有笑容。”于是她走进了她们的生活，写出了三个故事，为她的同龄人呼唤，呼唤一份父母双全的永恒的爱。

《女儿香》是葛圣洁在事隔两年之后的第二本书。她在这本书里又往前走了一步，那就是从两年之前的呼唤，到为离异家庭开出了药方：摆脱“好马不吃回头草”的旧观念，为孩子着想，破镜重圆。

这显然是葛圣洁美好的愿望。这一愿望值得重视和珍视。每一对选择离异的夫妇，每一对准备分手的男女，都要站在子女的角度，为你们的孩子深思熟虑，斟酌再三。说得直白一些，那



就是为孩子想想,为孩子未来的成长想想。

不过,我仍得实事求是地说,有不少离婚夫妻,在决定各奔东西之前,也是为子女想了的,甚至正因为为孩子着想,他们迟疑过,犹豫过,但是最终,他们仍然选择了分离。毕竟法律是容许离婚的。不少离婚夫妇,还因为选择了分手,开始了新的感情生活,寻找到了原先没有的幸福。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件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自己还没经历过真正的恋爱,走进婚姻的殿堂,却雄心勃勃地报出一个选题,想要写作一部中年男女情感经历的长篇小说。审视这一选题的作家、评论家、教授无不对此表示怀疑。这不是瞧不起这位小伙子,也不是怀疑他的创作才华,而是希望这位年轻人关注他更为熟悉的相关的生活。毕竟,要创作出有深度的文学作品,还是需要阅历的。

葛圣洁还很年轻,前面的人生之路很漫长,她本人和她的同时代人,都还将经历更为精彩和丰富的人生。到那时,希望读到葛圣洁更为成熟的作品。

是为序。



序 二

王晓玉

葛圣洁的名字取得真好。圣洁，这已经是抵达了天堂的顶层，耶稣的脚下，玛丽亚的怀中了。真的是想不出有比这更圣洁的名字来了。

圣洁先是会作文了，会当小记者了，会采访了，再就是会写小说了。十六岁的时候，她用笔蘸了自己对离异家庭中不幸同龄人的怜悯和关爱，写下了她的处女作《爱是永远的》。那本书反响很大，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其中当然大部分是对家庭离异问题有着一份特别的关注的人——除了若干专事研究婚恋家庭问题的社会学家，基本上都是当事人，而这个群体，近年在扩容中，所以，圣洁的小说的读者面，是够阔大的。

圣洁自己的父母恩恩爱爱，圣洁自己的家庭圆满和谐，因此圣洁写的不是自家的事，她的目光超出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说作者常常囿于其内的个人悲欢。圣洁初写小说的时候正读着初中三年级，如今她拿出《女儿香》时，也还是个就读高二的中学生，面临着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恼人的期中、期末、统考、升学考。可是圣洁却没像许多同龄的在学作家那样，喜怒哀乐全系于自身所在的中学生的生存状态之中。那些与圣洁几乎同时“出道”的小小作家，或以书写离经叛道之观念凸现其桀骜不驯的勇敢，或以宣扬另类的行为举止张扬其写作之个性，所向披靡的笔力虽然只是集中于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制度，争取到的呼应也就



基本上是那与之共生的同一群,但是,毕竟能够大大地激发出为数众多的“同一群”的强烈互动,迅即造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轰动效应。轰动效应所带来的名和利,是显而易见的。圣洁却未为之所动。圣洁写下了这一本可视之为《爱是永远的》续篇的《女儿香》。她显然一心要跳出学校的圈子。被圣洁的笔划进的,又不止是同龄人。圣洁一如既往地熔化了自己的一颗悲悯之心,献给那些家庭生成了裂罅的人们。小小的圣洁关心的是大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圣洁,她可以说是近数年中已经形成了集团军的少年写作群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

我向来不能苟同将文学当作私人化发泄工具的观点。我更赞同作家应有使命感的说法。在我看来,文学创作与个人日记之间的最大相同,是追求真实,是我笔写我心;而两者间的最大区别,则在于前者是一个艺术创造过程,后者则无非是个事实记录,包括事件记录和心路历程的记录。艺术创造是给别人看的,记录真实的日记却是只给自己留着的。给自己留着的,差不多就是隐私了,如果有彻底坦陈的欲望,尽可以在自家浴室里对着明镜自恋,而不必强求别人前来欣赏;如果想要以文字进行宣泄,则可以用日记的方式大书特书,而毋须通过种种方式去借助社会商务机构来追求出版发行。任何文字,只要一进入公众视野,那就必会产生社会效应,作为生产并公开了这些文字的人,就无可逃遁地承担起了社会的责任。我们常说的“作家的良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真实的笔,加上真实的社会责任心。怀著作家的良心、以高超的技艺创作出来的作品,是文学殿堂里真正称得上圣洁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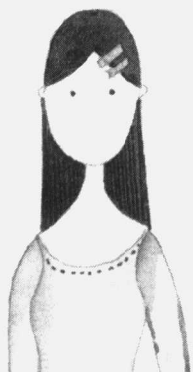
葛圣洁正在向文学的圣洁境界努力着。她选择的这条路不太好走。我知道她为了了解自己并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辛辛苦苦



地奔走采访,好几次累得病倒在床;我知道她懂得宽博地掌握人类知识积存的必要,所以学习一直非常努力,创作都是课余,于是也就更加地艰难些;我还知道她发过一个小小的誓言,要“将爱进行到底”,其实这也很难,因为她还没有真正地品尝过人世间的艰辛和苦难,没有切身体味过在“爱”的对面的毒毒的“恨”和“恶”。我初读完这本《女儿香》时,禁不住掩卷莞尔:圣洁以她的小小的爱心,竟为书内的破碎家庭设计出了一条通向修复的康庄大道,最后营造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在我看来,这样的结局,只能说是个欧文式的良好愿望而已,虽然她自己挺得意这样的构思。在为圣洁的博爱之心感动之余,我想向她提出一点希望:你得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些,以求自己的精神品质往更高且更深的层次发展,因为只有不断地锤炼自己的精神品质,才能抵御住今后无穷尽的花样百变的诱惑,在圣洁的文学之路上走下去,走向永远。

2005年1月3日

于七宝紫藤苑



1

“哟，这车轮好像不太对劲嘛！”操着方向盘的叶明辉一边说着，一边稳稳地踏住刹车。他身姿矫捷地推开车门，下车查看汽车轮胎。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刘志国正闭目养神，说话声音一下子把他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睡意立即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立即跟着下了车，蹲在面包车的轮胎边，一同查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这时，坐在车内的刘志国妻子徐艳从窗口伸出头问：“怎么啦……到底怎么样……志国？”

老实的刘志国回答说：“轮胎气不足了，恐怕要换备胎了。”

夏日里，车一停下，流动的空气就再也不光顾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车厢，不太宽敞的车厢里剩下的就唯有难耐的闷热了。从车窗望去，成片绿油油的蔬菜在风中摇曳，一眼看不到尽头。远处，星星点点的现出几幢农家式楼房。

面包车孤零零地停靠在公路边，这里离他们的目的地佘山至少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然而现在，车里的人却只能看着别人的车风一般地飞驰在公路的跑道上，除了羡慕之外就束手无策了。



坐在车后排的是刘志国的妈妈、姐姐和他外地来沪的侄子、侄女,还有徐艳的哥哥一家,以及刘志国徐艳夫妇的女儿刘妍媛和她的好朋友程佳妮。他们刚才大多在路上争分夺秒地闭目养神,因此个个都睡眼朦胧的。

相比之下,刘志国的母亲倒是神采奕奕的。老人家七十九岁了,耳聪目明,走路也很有劲道,总喜欢自己出去散步。老人家爱动不爱静,每天一早的晨练是雷打不动的,锻炼的品种可多了,室外的有打太极拳,跳交谊舞,公园里的大合唱,室内的有下象棋,做按摩操,做家务(她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神采奕奕的她经常引来惊羡的目光,大家的眼睛都好像在说:哟,这老人家身体好硬朗,连舞步都跳得轻轻巧巧的。

“哎哟,时间已不早了,这车能撑得到山脚下吗?”刘妍媛担心地从车窗里探出头,向父亲刘志国发问。

几个亲戚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坐在刘妍媛旁边的二姑搂着她的肩头说:“媛媛,你呀人小心事大!别操那么多心了!”

刘妍媛不服气地撇撇嘴。她是个好胜心特强,凡事不愿服输的女孩。她一直坚持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果要做一件事,那她就一定全力以赴地争第一。钢琴十级,绘画全国金奖,今夏参加高考,又考进了名牌大学。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她并不以这点为荣,她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她觉得,勇气和自信才让她在成功路上走得很轻松。

“我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要不,先不换轮胎试试看?”刘志国问道。

叶明辉犹豫了一下,随后大着嗓门说:“咳!行,恐怕还能撑一会儿。”说着,他火速回到座位上,踏上油门。叶明辉是刘志国



的同事，虽然年龄不到四十，头上的白发却不少，他自己戏称这是“来自生活的压力”。他虽然性情有点急躁，但热情豪爽，是个粗线条的人，有时会给人留下“马大哈”的印象。

汽车咕咚咕咚颠簸着，刚开了十多分钟，他又叫了：“见鬼！看来非要换轮胎了！还好，出发前我就把一些常用工具带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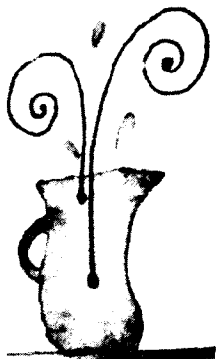
随后他一挥手招呼道：“志国，你来帮个忙！”说完便去拿工具。刘志国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白手绢，仔细地抹掉了额头的汗珠，随后慢吞吞地从车上跳下来：“我说明辉啊！凡事安全第一，还是小心为好，换上了备胎，在路上可以放心安全开车。”

刘志国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保持着他当医生的职业态度。他一米八的个头，满脸的温和厚道，脸上有着上山下乡一代人所特有的沧桑感。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居家过日子的男人，穿着永远是不变的衬衫加西装。

“我来帮忙，插得上手吗？”徐艳的哥哥徐亮问道。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子，头顶略微有些脱发，人瘦小精悍，看上去似乎永远都有用不完的精力。他讲话声音低沉，每句话都说得慢条斯理的。

“嗯，不用了，我们两个就行了！”刘志国当着助手，叶明辉动作熟练，很快就装上了轮胎，满意地拍了拍脏手，两个男人先后钻进车厢，又轻松上路了。

前不久，刘妍媛的高考有了一个满意的结果，一家人就想在假期里放松一下心情，可是除了逛马路、进剧院、去公园之外，夫妻



俩又想不出什么新鲜的主意。

一天,叶明辉到刘志国家聊天时,表示有同感:

“说真的,这市区都已经玩厌了,我……我也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去处。”

“要我说啊,就去佘山郊游吧!那儿空气好,而且还有佘山大教堂,百鸟苑和淀山湖呢!”刘妍媛兴高采烈地出了个点子。

“哎,近来好像是听说那里又新建了几个娱乐场所。”刘志国说。

徐艳点头说:“再说离上海并不远,要不我们就定下来去那儿吧!”

“好,我去借辆面包车,那样就可以多去几个人。”叶明辉兴致勃勃地说。

“就这个礼拜天,怎么样?”刘志国问。

“好,一言为定。六点钟出发如何?”

徐艳插上说:“媛媛这一年来太辛苦了,让她多睡一会儿,还是吃了早中饭再走吧。”她转过头来问女儿,“你说呢?”

“没关系,总不能让大大家等我一个人吧!还是六点出发好。”

刘妍媛撒娇似的勾着妈妈的头颈,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她是个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的女孩:白皙的皮肤,传神的眼睛,精巧的五官,高挑的个子,纤长的身材,清纯得惹人怜爱。她稳如泰山地独自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文文静静的,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但又时而冒出几句俏皮话来惹大家一笑。

“好,就听咱们小公主的。”刘志国和徐艳不约而同地说。

半个小时后,他们一行十多个人来到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佘山脚下,徒步沿着台阶朝山顶走。

